

# 陣綫報

油印版

第117期

Published by BARISAN SOSIALIS,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Permit No. 1058

20-3-1965

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出六版

每份售價 10c

## 大馬政權各有憂患 拉查哈里競相出國宣傳

最近，聯盟與行動黨等反動政權的頭目們，都忙着相繼出國。其中除了陳修信是純粹到印度去“打老虎”吃風外，拉查的“亞非之行”與李光耀到澳洲與紐西蘭的訪問，都不能不包含有各自的政治目的，而與“馬來西亞”當前的局勢，更不能沒有關係。

首先，讓我們談談李光耀到紐西蘭及澳洲去的原因吧：

根據行動黨政府官方的告示，李光耀紐澳之行乃在於爭取更多對馬來西亞的支持。他的一個月旅行，真的只是在於爭取這兩個國家對“馬來西亞”的更多支持嗎？難道澳洲與紐西蘭目前對“馬來西亞”還不夠支持？人們很清楚，澳洲與

紐西蘭是英聯邦內，與英國有密切關係，且一向唯英國馬首是瞻的兩個國家，它們一路來就不遺餘力地支持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而且還派遣了大批軍隊駐紮在馬來亞及北婆，協助英帝鎮壓本地區的人民。因此，李光耀去爭取他們對“大馬”的更多支持之說，顯然是一

種騙人的掩飾而已，何況聯盟的駐澳大使林有福早就在那兒了，難道他只是在澳洲睡覺嗎？

大家都會記得，在李光耀未赴紐澳前，聯盟與行動黨的狗斗，已達“嚴重化”的地步，雙方各耍出“種族主義”宣傳的手段，企圖利用英殖民主義製成的民族間的分歧，以達到鞏固各自勢力的目的。這種“狗斗”正是“馬來西亞”反動集團之間無可避免的結果。除了利用各自控制的宣傳機構，互相攻訐之外，還動用到外國通訊員。這種情況，最終由英國主人來“調和”將是很自然的，為了不要使場面“太僵”，以及暫時緩和這種衝突，李光耀便不得不適應英國主子的意向，到澳紐躲避一下聯盟攻擊的鋒芒，使“馬來西亞”能應付整個國際的局勢。在出國前，李光耀也明白地稱：雙方需有一段時間的停戰，使雙方進行“調整”。

李光耀到澳紐，不是爭取它們

(轉入第六版)

## 陳凱希等牢中受盡虐待

馬社陣促當局公開調查

馬來亞社陣副秘書長陳凱希婦母黃梅三月十六日在馬社陣總部招待記者，指在國內安全法令下被拘留的陳凱希，遭受不人道的待遇。

社陣總部執行秘書陳小娥，前日也陪同黃梅招待記者，她主張設立一個調查庭，調查受當局拘禁的反對黨領袖遭遇的不合理待遇。

她也強調，如果政府是民主的，應讓合法的反對黨領袖去探視被拘留的黨員，她說被當局拘禁的四位該黨領袖，曾遭受精神和肉體的虐待。

陳凱希婦母黃梅日前發書面聲明如下：

我是陳凱希的婦母，今日中午我有到諸街警局會見我的姪兒，警方只允許我們交談短短的廿分鐘，其他政治扣留者通常都有最少半個鐘頭的交談時間，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陳凱希目前仍舊被單獨囚禁於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房間非常的狹小，光綫不夠，每天廿四小時都被關在里面，大小便都不准許出來，房間非常骯髒。每天早上只供給一杯咖啡，一塊麵包，中午和下午一頓咖飯，質量很差，平時只能飲自來水。晚上睡在木板上，警方只供給一條破破爛爛的被單，沒有枕頭。家人所送去的日常用品，完全被政治部人員扣留，他只准一條背心和一條短褲穿，洗臉和沖涼沒有

毛巾，也沒有牙刷，只能夠用手刷牙和用手抹身。因此他的健康現在非常惡劣，患上胃病，警方又不准許他進醫院，只有一個星期派醫生作例常性的檢查。

警方人員雖沒有對他進行肉體上的虐待，但不斷地進行精神上的折磨，在他被捕第十天後，一連廿多天沒有問話，一直單獨關在房子里，不准許閱讀報紙和書籍，即使要求閱讀政府的宣傳品，也被無理地拒絕。他說到現在為止，他仍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麼罪，依照法律警方只能扣留他廿八天，而現在已經超過整整一個星期了，警方還將他單獨監禁，黨的領袖要求會見，也被拒絕，這充份地顯示政府是多麼不合理地對待一個反對黨的領袖。他說，警方只是逼他的口供，甚

至恐嚇他如果不招，要將他繼續單獨扣禁，而他却堅決地表示他本人是清白的，即使將他拘禁到死，也不會有第二句話。

在我會見他時，雖然他精神不良好，但他卻沒有表示傷心，他最後還托我轉告社陣的黨員繼續鬥爭，堅持到底。

我對警方人員用這種種不人道的手段來折磨我的姪兒，感到非常的心和不满，我非常了解我的姪兒，一路來所進行的活動都是合法的和正義的，他忠心耿耿地準備將他的一生，為廣大的人民服務，而政府却將莫須有的罪名加在他的身上。我希望政府該停止對他的虐待，改善他的生活待遇，並將他提控於法庭公開審判，否則應無條件將他釋放。



# 美国黑人爭取自由民主的斗争

最近三個多月來，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自由民主權利的斗争浪潮不斷地高漲，並且迅速地擴展到美國全國。壓力越大，反抗力越強，在種族歧視最嚴重的阿拉巴馬州，黑人的正義斗争最為激烈與尖銳，特別是這個州的西爾瑪市的黑人，連續三個多月一直堅持着斗争，他們多次和前來鎮壓的警察展開了英勇的搏鬥，許多在遊行中的黑人和白人（他們同情和支持黑人的斗争）遭受警察的毒打和逮捕。由於阿拉巴馬州當局殘暴對待黑人，因而激起了美國全國黑人和許多有正義感的白人的強烈憤慨，各地人民紛紛起來舉行示威遊行和公共集會，強烈抗議美國統治當局殘暴對待黑人，要求給予黑人自由民主權利。

西爾瑪市是這次反對種族歧視斗争風暴的中心。這個位於阿拉巴馬州中部的城市，居住着一萬五千餘名黑人，但是擁有投票權的黑人還不到百份之一（即不超過一百五十人），絕大多數到了選舉年齡的黑人不允許登記為選民。這是因為當局定了種種荒唐的法律，阻止黑人取得應有的選民權利，如規定黑人要登記為選民，必須經過所謂“時事測驗”，所問的都是些政府機關與法律條文中的特殊問題，據美國的一些報刊透露，這種“測驗”所出的問題，就是美國的大法官華倫也回答不了。在阿拉巴馬州許多地方，至今還存在着變相的奴隸制。美國官方規定的工資率是每小時至少美幣一元二角五分，但阿拉巴馬州黑人工人的工資每小時只有三角美幣。黑人遭受的壓迫、歧視和剝削由此可見一斑。

當然，歧視黑人的現象不僅限於阿拉巴馬州，種族歧視、壓迫黑人，這是美國反動統治者的一貫政策，因為它可以替壟斷資本家攫取超額利潤。大家知道，美國今天的所謂繁榮和富裕，和早期美國資本對黑奴的殘酷壓榨分不開的。美國統治者實行歧視黑人的政策，使資本家們充份利用黑人的廉價勞動力來發財。比如請一個白人工人要一百元，但僱用黑人工人就往往只需五十元或者更少，這樣，資本家自然就賺更多的錢了。據估計，美國壟斷資本集團由於黑人勞動者實行最殘酷的剝削，每年賺取得的額外利潤竟高達五十億美元。此外，美國統治者還經常利用種族歧視，企圖分化黑人勞動者和白人勞動者的團結，從而轉移國內人民對他們的反動政策的不滿。既然種族歧視政策能給壟斷資本和統治者帶來這樣

多“好處”，美國的反動當局自然不會真心誠意廢除這個政策，非僅如此，事實一再証明了美國統治者始終是放縱白人種族主義者對黑人的迫害和殘殺的。

由此可見，種族歧視政策，歸根究底，就是階級壓迫的一種表現。美國的種族歧視政策，就是壟斷資產階級壓迫勞動人民的一種表現，就是美國反動政權壓迫美國人民的一種表現；因此，反對種族歧視的斗争，實質上就是階級斗争，美國黑人目前所進行的正義斗争，說明美國國內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

目前在美國掀起的反對種族歧視、爭取黑人民權的斗争，暴露了約翰遜政府所通過的所謂“民權法”的虛偽。約翰遜長期以來一直吹播要為黑人“爭取平等權利”，但

是他“爭”的好多年，黑人應有權利一點也沒有取得，黑人的地位絲毫沒有改善。作為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約翰遜絕不會取消種族歧視和為黑人爭取平等權利，這是不足為奇的。現在，人們看到約翰遜裝作同情黑人的樣子，要怒氣沖天的黑人“平靜下來”，要他們放棄斗争，要他們把希望寄托在統治階級和種族主義份子發善心上，這真是荒謬絕倫！

美國黑人的正義斗争進一步撕破了美國的“自由”與“民主”的假面具，全世界已更清楚地看到：自詡為“自由世界”“領袖”和“支柱”的美國，它的人民到底享有什麼民主和自由，這就使美帝國主義者在國外的名聲更壞，處境更糟。黑人的斗争同時還加劇了美國國內的階級斗争，使美國統治者在國內更不得民心，更為孤立。黑人的斗争無疑是全世界人民反對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斗争的組成部份，並且得到全世界反帝和愛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堅決支持。

## 解陣领导人談新战畧

——澳貝却敵——

【越南的戰爭是無需迅速結束的】。這是我剛剛到過南越解放區一位南越解陣對我發表的意見。雖然他們知道最後的勝利是他們的，但是他們預料最後的階段是很長及困難的，他們認為敵人愈失敗，他們就愈兇殘。

然而在這一年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的形勢不斷地好轉了。以前的軍火庫是要隨着部隊移動的，同時又存放在殘破的茅寮中。現在從廣播電台、軍火庫到化學研究室都有了固定的地方了。各處的解放區已經安定，這些解放區縱橫幾百平方公里，已變成美國和南越偽軍不能進入的地帶了。只從黎明到黃昏，才敢駕飛機在這些地區上空飛過。

在一九六二年年頭，南越政權和南越解陣的軍隊人數是十比一，現在在一些地區雙方的軍隊人馬已經相等。一九六四年度的政府逃兵人數到八萬人，那比一九六三年多了一倍，南越政權的軍隊中有些軍團已失去其一半或三份之二的人數

，而要拉了又很困難。在事實上，南越解陣不但管治了南越一半的居民，而還管治了百份之七十五的農村，這些農村一向是軍隊的寶庫。

在地盤方面，解陣的勝利是無數的，勝利愈來愈驚人。麥克、納馬拉計劃的目的在一九六四年平定七個被視為保衛西貢生命的省份，然後用這七個省份來作跳板在一九六五年底平定整個南越。但是這計劃已失敗了，因為連最重要的七個省份中之一的隆安省連平也不成呢？

難道解陣的政治和軍事領袖永遠想打一場漫長的戰爭嗎？解陣基於農村的地盤進行了長期的抗戰，

（轉入第三版）

# 屋組魯容中售賣黨行動 為了什麼？

## ★黨三月十八日針對售屋事發表聲明★

行動黨最近決定售賣中峇魯建屋局戰前組屋，已引起住戶們紛紛責難。行動黨也已宣佈，那些無法以行動黨所出的高價買下組屋的住戶們將被撥走，此舉更使住戶們深深感到不滿。目前這些組屋的價格，由最低的一萬元至二萬七千元不等。

行動黨作出上述決定的原因是什麼呢？為什麼行動黨在渴望得到人民支持的當兒，却要與這一部份群眾起衝突呢？一些人認為這是行動黨領導層一貫專橫與傲慢的表現。這是部份的事實，這些戰前組屋的屋租是不能提高的。但是，獨裁的行動黨却以為它自己可以為所欲為。除此之外，還有更大的原因，主要是行動黨已作繭自纏。為了自私的目的，它落力協助成立“馬來西亞”，而現在發現自己正處在“馬來西亞”帶來的重重圍困之中。讓我們回憶一下事實吧：—

### 行動黨“為窮人造屋”的諾言破產了！

建屋發展局乃由行動黨政府於一九六〇年二月設立，以實施所謂「供給新加坡人民廉價住屋」政策者，而非在於賣屋！行動黨政府過去曾答應為佔新加坡人口大多數的窮人建造廉價住屋，而那些行動黨的部長們，一遇有機會提到新加坡的建屋問題時，也一再地重複這個諾言。但是，行動黨却一如過往地，並沒有依向人民的甜蜜諾言去作。當行動黨領導層充當殖民主義走卒的面目被暴露，而失去勞動人民

(接第二版)

他們逐漸攻取各農村而包圍了各都市，最後的一步是很難的，那是攻取城市。

在中國來說，這樣便是長期抗戰的結束，但在印度支那，包圍城市已經做到了，但是要使日內瓦協議生效。在南越，解陣的領袖認為要得到全面的勝利最妙是先克復和平及其所屬的三點，這是獨立、民主和中立。城市的勝利也如農村的勝利一樣是必要的。

從純粹軍事觀點來說，這種勝利是難以實現的，因為政府軍有飛機、有戰艦、有坦克車和大炮。但是解陣很能幹地使軍事和政治相結合運用。

最近佛教徒和學生們的示威並

的支持之後，它便搞出假合併來挽救其政治命運。同時，為了欺騙人民，行動黨開始建造組屋，以充當它所謂“有效能的政府”的確實的結果”。建屋工程也就成了行動黨宣傳的材料，尤其是對那些外國的遊客們懷着這種建屋以“顯示”的目的，行動黨企圖儘速建立組屋單位；並聘用三個自稱為“伶俐的商人”來進行這項工作。

### 組屋變成兵營

行動黨便建立了很多組屋單位，尤其是在女皇鎮，但却不是為了窮人！租費太過高昂！只有那些中等收入階層才能付得起。尤有進者，這些組屋的位置遠離市區及商業中心。結果，成千的組屋在幾個月之後仍然空無人住。雖然，過去在星洲有嚴重的屋荒，但是，很少有人準備接受這種租費高昂、位置不便的組屋。最終，這些空着的組屋只有給那些軍人、警察及聯邦後備隊當為總部。所以，行動黨所大吹大擂，以及用了人民不少金錢建立的那些成千的組屋單位，並不是給窮苦人民作為適當的住所，而是給軍隊當成兵營用！

行動黨儘其所能掩蓋這些事實

非是偶然的事，在西貢，工人罷工的事也不斷發生。在農村，軍事形勢也危險嚴重了。目前人們還未知道解陣戰士和西貢及其他城市中的政治事件的相連關係。但是這種配合的事不斷在發展。

在經過和解陣軍政領導人的交談之後，一切已明白了。他們是不急性的，他們也不用急性，世事是隨着潮流的，他們是不會因急以致損失的。

解陣一軍事領袖對我說：「就是美國人加強戰爭從特種戰爭轉成有限界戰爭，派來五十或一百萬美國軍，他們依然要吃敗仗的。如果他們縮小，我們便縮小打勝他們，如果他們擴大我們便擴大打他們。」

，同時，由於組屋單位可以作為行動黨的良好宣傳材料，它仍繼續建造組屋，而無顧成千組屋仍然空了幾個月無人住的事實。

當行動黨不能找到建屋的適當土地時，它便訴諸強迫及高壓趕遷的手段，帶來了大量的痛苦而又無給予適當的賠償（如大芭窰）。而且，還引起民族間的誤解以及偏見的尖銳化——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讓行動黨為建屋而建屋。

### “馬來西亞”取去了新加坡的錢財

“馬來西亞”的成立，使新加坡政府處在財政困難的境地。過去存下的錢（行動黨過去可隨意取用者）已被中央政府撥走了。現在，所存已無幾，而且，連發行公債也須得到中央政府的惠許。

由於行動黨無法掌握錢財，在絕望之中，它便轉向售賣組屋，因此，也就變成了一個商業的建築承包商！通過賣屋，行動黨承包商便可以掌握一些錢，而如商人所稱的，進行“金錢的週轉”。這樣，行動黨希望能賺取政治資本與盈利，以繼續用所謂“為窮人提供住屋”來欺騙人民。不過，窮苦的人們當然還是沒有辦法購買這些價格數千數萬元的組屋。即使有寥寥的幾位窮苦人家能湊足金錢（通過借錢及家庭內的節吃儉穿），來買下最便宜而且是佔政府所售組屋中少數的組屋，售價為六千元。他們也將只是把他們的前途抵押給建屋局，而且在未來的數年裡，必須負擔沉重的債務，以償付這些組屋。

### 行動黨變換無常

(一)起先，行動黨宣佈打算在一九六三年年底售賣建屋局組屋。一九六四年二月，當時像想中組屋要賣給“低入息者”，那些個人收入少過每月五百元者，及家庭收入少過八百元者，有資格購買。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行動黨當時只是要把組屋售給那些“收入不甚低者”，可以肯定它不是要售給窮人！

(二)然而，到了一九六四年四月（轉入第四版）



# 在吉隆坡的監房與牢獄內

一個聯合邦政治被拘者的日記

(續上期)

在牢獄內，每天都有「整隊」的例行公事，首先，就必須要四個人排成一組。（這里用例行公事的字眼是極適當的，因為每天至少有12至20次的整隊）。這使獄卒易於計算人數。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們不依照獄卒所令的樣式整隊，那麼，就會受到一個無可避免的猝然踢擊。

在我們尚未被安插入牢房時，我們與中央警署內一樣被週身搜查，但是，這一次却有些不同，除了我們身上一切被取去外，我們個人的「特別資料」，如體重、體高、疤痕等也被記錄下來，我們每一個人都須在衆目睽睽之下，脫去衣服，以便讓他們詳細檢查疤痕以及其他身體上的不平常之處。

在登記之後，我們的姓名就由號碼所取代，而我們回答時，也是以號碼回答。獄方還警告我們，如果忘記了當局所賜的號碼，我們就會受到懲罰。

我們未步入牢房前，當局給我們每人一條被、一個小桶和一個杯。我們沒有其他衣服可換，而只好一直穿著那老一件。

## 牢房

這里白晝如火爐，夜間如冷氣房，長十二尺，闊只有七尺，天花板高約十尺，水泥地板，床是一張七尺長三尺寬，用水泥製成的板，然而，我們是三人擠在一間房內，因此，只好睡在地板上。

## 半山芭監獄的食物

(接第三版)

之前，情況已相當清楚，當時，即使是那些每月收入五百元至八百元者也沒有能力買下這些組屋，行動黨一意要售屋，乃準備對它們買給收入更高者。目前，那些每月個人收入不超八百元及家庭收入不超過一千元者，都有資格成為組屋的主人了！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行動黨正越來越遠離要供給窮人廉價住屋的諾言！

(三)但是，儘管這樣地迎合這些收入豐裕者，大部份的組屋仍然賣不出去。一九六五年二月，行動黨自稱在這方面有了進展，依據行動黨自己的聲明，80%或二千單位已經售出。說起來，這也不是什麼大成功，事實上，任何人都渴望保有一間組屋，對於那些有能力購買的人來說，都必然會買下一間。

對於食物問題，是必須給予關注的，因為它實在令人毛骨悚然。稱它為豬的食物，或許是恰當的，令人感到驚奇的是，為何一些人竟能常年累月地吃這種食物。這種食品，只能使人不會感到饑餓，但却無法使人長得較豐滿。簡而言之，它只是剛好足夠給我們維持生命而已。

為了詳述起見，我們不妨從早餐談起，大約在上午六時左右，我們就要進早餐，這是一杯粥湯，加上一些鹽而已。當局並沒有給我們湯匙，因此，我們只得用當局給我們的杯來盛粥湯，然後喝下去，唯一的例外，就是在星期天早上，我們可以喝到茶。

中餐與晚餐是在上午十時半及下午三時半進行，中間隔開了五個小時。這就是說，一個人在進晚餐時，可能並不感到太餓，但是，接下去的十四個小時內，我們就再也無法吃到任何東西了，而須挨到隔天早上。還有，如果不在規定的半小時內將東西吃完，剩餘的食品就

會被取走。

早餐與晚餐，在質上並沒有什麼分別，飯是由最下等的米煮成的，或許在其他地方它是用來餵豬的，而且，米是否有在煮前洗過，更是令人懷疑，因為在飯里可以發現很多虫。配飯的是一小塊味道極差的鹹魚及鹽菜。煮過的綠豆也充當了菜單上的節目。而一個星期只能吃到兩次肉。

這里沒有食堂，當局既沒有給叉，也沒有給湯匙，我們大家都得坐在地板上，用我們的手來進餐。沒有肥皂洗手，看起來清潔是已不存在了。

## 衛生設備

令人驚異的是，這麼一座建築屋內，並沒給成千囚徒設立廁所與沖涼房。然而，當局給我們每人一個樹膠桶，我們就只能這樣地進行方便了！我們沒有衛生紙，而只得

(待續)

## 方韻琴及王清杉同志 被委為黨中央執委

在本周二召開的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方韻琴及王清杉兩位同志已被委任為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 中峇魯的吃驚事件

到了一九六五年三月，行動黨便突然宣佈要售賣中峇魯戰前組屋，而那些不要買下組屋者必須搬遷！行動黨企圖證明它的行動是對的，便稱售賣戰前組屋（房租由每月三十元至四十元）是為了消除不均現象，又稱，根據建屋局的調查，60%的住戶願意買下這些組屋，它們的價格是由二房（一房一廳）的一萬元至四房（三房一廳）的三萬七千元。

馬上就有住戶對此提出抗議，並且很多人寫信給報章，伸訴行動黨的不合理行徑。由於這些抗議，行動黨現在便責怪那些「威脅」者，說他們強迫減低組屋的售價。但與此同時，它又企圖引誘購買者，說他們可以在任何時候，轉售這些組屋。

行動黨不顧一切地要售掉這些

組屋的事實已再清楚不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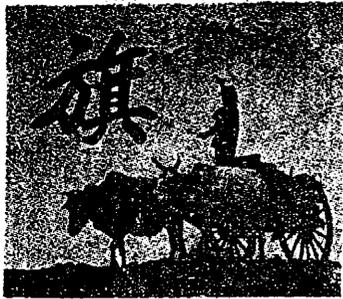
## 行動黨——

### 一個超級建築承包商

行動黨決定要售賣建屋局及中峇魯的戰前組屋，其原因不外是，行動黨急切需要錢來進行行動黨的投機事業。行動黨儘其所能，不顧一切地要將這些組屋賣掉，而無視一些住戶的抗議，也無視那些無法買下這些昂貴組屋者所將面對的困境。

說實在的，行動黨已經變成一個超級的建築承包商，它的基本營業就是利用人民的金錢，建築組屋，將它們賣給那些生活豐裕而非窮人，以達到它能夠掌握現金，來進行週轉，而為行動黨謀取利益。至於人民的利益，行動黨早就置於腦後了！

行動黨自私的動機，必須全面地加以暴露！



## 寓言小說

## 顛倒國

潛龍

一個素來不愛幻想的學者，竟在某夜做了這樣一個夢：

一天，他出外遊山玩水，不知道怎樣地進入一座大樹林，來到一大草

地。他沿着一條小黃泥路走着，一路上奇花異木，綠草如茵，煞是好看。走了一陣，又見小河一條，陽光照得河水閃閃爍爍，十分耀眼。學者就沿河步行，一會兒，看見遠處出現了一座大樹林。沒多久，學者走進這茂密的林子，林里中陰森森地，鳥兒周（口旁）啾，陽光微透，別有一番景緻。學者好久才走出大樹林，忽見陽光燦爛，他頓時感到心曠神怡。再往前走，只見遠處有座大城，還可見遠處有人的踪影，於是學者急忙趨前，想看個究竟。

遠遠的，學者就看見城門上，歪歪斜斜地寫着“顛倒國”三字。門前有穿着軍警制服的大狼狗，有的似在守門，有的似在擔任巡邏。入城者都受狼狗的檢查。學者見這等怪事，十分驚異，急想入城。

當學者走近門口時，那幾隻狼狗馬上氣勢兇兇地奔過來，把他團團圍住。“你是那里來的人，為什麼擅到這里來？”學者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麼狼狗居然也像人一樣地說起話來了。幸好他是個很冷靜的人，便十分鎮定地回答：“我來自不倚國，是個旅行家，特來貴國參觀遊覽的。”其中有隻大狼狗見他衣冠楚楚，儀表非凡，最是個有身份的外國人士，口氣就放緩和些：“既是外國人士，又是來自不倚國，這倒無妨。本國政府素來歡迎外國人士遊覽，特別是近來提倡旅遊業不遺餘力。好啦，請出示你的入境簽證吧！”學者一聽心里暗叫糟糕，他本無意來顛倒國的，自然沒有準備好什麼入境簽證。但他畢竟聰明過人，善視神色，見幾隻狗目不轉睛地望着他手中的金殼腕錶，他眉目一皺，計上心頭，赶忙脫下金錶，向那隻為首的大狗遞過去，那大狼狗一接過金錶，馬上就去弄來一張臨時通行証給學者，讓他進城了。

學者一進城內，一路只見商店鱗次櫛比，車水馬龍，行人如鯽。但是車輛都靠右邊行走，交通燈是綠、黃、藍三種，不見紅燈。他仔細觀察街景，發現不論行人衣著，屋子，招牌，車輛，都極少着紅色的，這真是奇特。

學者走了一會兒，忽然聽見背後轟然一聲巨響，他連忙轉身過來，只見一群人圍着兩輛相撞的汽車，車都損壞不堪了。但仍不難看出，一輛是十分華麗名貴的流綫型汽車，另一輛則是陳舊的“老爺車”。車上的人都下來爭辯，怪的是那輛華麗的汽車和別的車輛方向相反，是開倒車前進的，因而它的後部正撞着另一輛車的後部。學者雖然會聽說過有人開倒車，但這次還是第一次親眼看見。學者夾在人群縫里，聽見周圍的人議論紛紛

“這個開倒車的人一定來頭不小，惹到他可不好玩！”

“我們的政府鼓勵人開倒車，只是大家不願。現在，這個開倒車的撞到別人，一定沒有罪！”

“豈但沒有罪，政府還可能公開加以表揚呢！”

“看來，這個不開倒車的人，只好自歎倒霉了！”

這時，一群穿警察制服的狼狗狂吠一陣，把人群趕開了。

學者帶着一連串沒法理解的問題走着，新的疑問又來了：原來這裏的廣告所畫的太陽，火竟不着紅色，而一律以黃色代之。比如迎面的一幅畫在高樓壁上的巨幅香烟廣告畫，就畫着一個摩登女子，塗着藍色唇膏，手指夾着一枝點燃着的香烟，而那香烟燃燒部份就着黃色，以表示火，看來極不順眼。

儘管疑問很多，但學者總算找到了一條綫索，即這個顛倒國不喜歡紅色。

學者實在走得疲倦了，看太陽西斜，黃昏將至，他得找個住宿地方。旅館雖然不少，但他不想去，他倒是想找個平民的家租間房子來住，這樣，也許比較容易了解此地的風俗民情。

他來到了一家普通的磚瓦平房，敲過門，好久才有人來開門，那人只把門打開個小縫，學者見那是個中年婦人，顯露出一副恐懼與驚異的表情，不安的問：您，您找誰呀？”學者正想把原委簡單的講一遍，豈知話還沒說完，“碰”的一聲門關上了。

他又敲了兩家的門，結果都碰壁。他感到十分失望。得了，還是嘗試最後一次吧。這一回他選擇一間比較簡陋的小屋子，門敲了許久，只聽“伊”的一聲，門開了，開門的是一個頭髮灰白，皺紋滿臉的老婦人，他眼光呆滯地望着學者，臉上顯出一種莫名的恐懼的表情。

“先生，你，你找誰啊？”老太婆聲音帶着些嗶嗶無力地問道。學者於是將原委說了一遍，老太婆似乎沒

(待續)



## 文訊

本邦的文藝月刊 [現代文藝]，第五期即已於本月十八日出版。

查 [現代文藝] 乃為本邦年輕的文藝工作者創辦的定期刊物，由創刊號到第四期，容納了不少內容健康的優秀作品，許多作者都堅持了現實主義的正確立場，有力地打擊了歪派藝術。在這抽象派和形式主義的所謂 [藝術創作] 大量盛行的時候，[現代文藝] 的出版無疑是有重大意義的，它鮮明地標誌了與歪派藝術勢不兩立的傾向，以鼓勵和發揚正派的文學藝術創作為自己的當前急務。

在這個沉悶的年代里，[現代文藝] 的確是人們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糧。

據悉：第五期的內容包括評論 [論海涅和他的詩]、[談馬華詩歌的幾個問題]，小說 [大紅山的兒女們]、[失去的青春]，翻譯小說 [嘉爾姬的愛情] 等，此外尚有戈凡的 [正確對待格律詩問題]、林長松的 [評舞蹈晚會的演出]、賀江的 [不要急於出版詩集] 及方里紅的 [O 打伯走在新修的泥路上] (詩) 等



### 新馬電纜廠工友 向勞工部情願

新興工業區新馬電纜廠罷工工友，曾於前日上午十時半，列隊至勞工部請願。隊伍從大華出發，持着「新馬電纜廠工友為資方無理開除工友專集體向勞工部請願」的大布條，步行至合洛律勞工部，並由代表向勞工部長呈請願書，由於易潤堂不在，乃改由其私人秘書接見。在請願書中，工友們促請當局秉公處理此事。

據悉，在新興工業內，近日會有某些標語出現，抗議新馬廠外國大老板迫害工友，及譴責「新興工業工聯」出賣工人利益等。

### 濫用人民公款又一表現 文化部出版“鏡報” 替行動黨宣傳

行動黨政府的文化部，從三月六日開始，出版了一份名為「馬來西亞鏡報」的週報。

在該報上刊登的文章及消息，盡是與行動黨有關者，諸如：李光耀去澳洲訪問，行動黨迎接的遊行儀式准字被警方拒絕，李光耀在新大的演講，李光耀在吉隆坡行動黨黨部的演講，行動黨在芙蓉召開群眾大會准字被拒……等，所登的照片，也是李光耀、拉惹勒南，行動黨的……因此，這份「報章」簡直就是替行動黨宣傳。

行動黨政府濫用老百姓的錢，替該黨吹噓的“事蹟”，已明顯不過矣！

### 兒童樂園有妙用(?) ——“閃電報”的悲哀

星洲某政黨的「閃電報」，最近在內容方面有了“新的”變化。

「閃電報」的出版，似乎並不定期。由於該黨背叛人民利益，因此，雖有官威可靠，該報之銷路仍然不暢，且有免費贈閱之現象。

最近，不知是該報人手缺乏，抑或打算另謀新的銷路(?)，因此，將該報之大好版位，拿來充塞遊藝节目的標題，及整半版登載相片。此外，更將另一版半(該報每

## 治安法令修正條例實施後 政府以荒唐“理由”拒發“准字” 多名本邦青年無法報考大學

自限制學生進入大學的“內部治安法令修正條例”實施以來，不少中學生被當局剝奪了深造的機會。

依該條例的規定，凡欲進入高等學府之中學生都須向政府當局申請准字，在當局審查批准後，發給“適合證書”方能報考進入大學。

據悉，在去年十月，很多本邦的中學畢業生，向教育部申請入學准証，但是，却有不少被當局拒絕，有者是遲至今年三月，當南大入學考試已舉行時，才接到有關當局的覆信

被拒絕者所收到的，由本邦教育部回覆的信中寫道，申請“適合准証”已被內政部(聯合邦)根據

期只出四版)刊登文學的作品，似乎有意提倡文藝。更令人注目的是，有半版是「兒童樂園」，內有「有獎遊戲」及「剪數遊戲」等，或許是該黨有長遠計劃，準備向「兒童」們進行「民主社會主義」宣傳，以培養「生力軍」耶(?)

呼啦，「閃電報」!!

### 南大合作社被封 理事會進行上訴

本邦合作社註冊當局於本月十四日下令吊銷南大消費合作社註冊

(按第一版)

對“馬來西亞”的更多支持，有嗎就是爭取它們為行動黨撐腰。他一面為英殖民主義者辯護，兩邊討好，一面却在為自己撈取英聯邦國家支持它的資本，以形成對聯盟的一股“國際壓力”，企圖以此來“抵消”行動黨在國內面對聯盟中央政權時，所處的可憐的劣勢。李光耀的這種企圖，聯盟政權就憂有加，因此，據報載，聯盟也準備在李光耀訪紐澳之後，再派一個“訪問團”至這兩個國家去。目的何在，明眼人極易看穿。

與此同時，由敦拉查率領而李光耀無份的代表團，已啓程至亞非一些國家進行“友好訪問”。敦拉查此行，與亞非會議將於六月召開的事實，有着密切關連。不久前，拉查也曾到過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等國訪問，回來後雖然在本地報章上大吹大擂，自稱“馬來西亞已得到亞非國家的了解”，“馬來西亞”有希望“受邀出席會議”，但是，幾個月來時局的發展，並不見得對“馬來西亞”有多大的好處。印尼退出聯合國，使英美及“馬來西亞”在國際上受到不少的

治安理由加以拒絕。

隨該函還附着另一紙張，寫着被拒的理由。這些“理由”荒唐可笑。諸如：「你危害馬來西亞的安泰」；「你支持汶萊的起義，你反對馬來西亞」；「你反對設立中四罷考調查庭」等。

証。

據該社理事會發言人謂：本社自一九五七年創社以來已有七年的歷史，在各社員理事及職員們的共同合作底下，業務發展蒸蒸日上，予本校員生帶來諸多方便，並無發生任何事故，今天，對於有關當局在未經提出任何理由採取這項行動深表遺憾。

據悉，該社理事會將進行上訴又該社負責人謂此事關係南大全體員生福利問題，呼吁各社員密切關注事態的變更云。

打擊。最近，亞非經濟會議更表示支持印尼對抗“馬來西亞”，柬埔寨的西哈努也聲言支持反大馬。巴基斯坦已進一步與中國建立和好的關係，這一切跡象，與“馬來西亞”將受邀出席亞非會議的自我宣傳，似乎相去太遠矣！

英美帝國主義者及“馬來西亞”反動政權，渴望擠身進入亞非會議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倘若“馬來西亞”反動政權被拒於亞非會議大門之外，而馬來西亞的社會主義政黨，或北加里曼丹爭取獨立自主的力量代表們却受邀出席大會，那麼，毫無疑問，“馬來西亞”及其反動政權在國際上的聲譽，將受到更進一步的打擊。敦拉查亞非之行，“用心良苦”是可想而知的。其實，在此之前，聯盟就已安排了一連串步驟，如假假拒絕美貸款(現在已接受)，裝出要與印尼和談的笑臉等，企圖取得亞非國家的同情。

總的來說，反動頭目們的相爭出國，並不意味着反動派的威風；相反地，却正顯示“馬來西亞”在內在外所面對的困難處境。